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八

鄣上趙南星夢白 著

虞山許士柔仲嘉 閱

考功覆疏

覆陳給事容淳條陳疏

一杜私交

前件臣等看得相臣之有私人非為相之日  
而後知也又非可以言語禁也私著於心所  
為皆私君子遠而小人至矣若心本無私安

得私人顧勢之所在衆所必趨小人者遇其  
黨則談東郭之際遇君子則稱西山之薇上  
好承順則烟視媚行上喜氣節則抗顏強項  
是以賢者容或爲其所欺有極力翼蔽以損  
令名者矣科臣之言良有所見不可不察也  
伏乞

聖裁

一禁辯詰

前件臣等看得大臣被論屢奉

明旨不許奏辯然而莫肯遵行者羣臣不知重大  
臣而大臣亦不自重也大臣以德望勝者也  
論之者多極其污詬非皆無厚道也世不明  
於重大臣之義久矣言之不甚則人皆曰此  
有何事至論一大臣故不得不爾乃大臣復  
一一奏辯曰某事無有某事無有嗟乎必事  
事皆實然後不可爲大臣乎則亦忘其地勢  
之重也然其爲詞必曰事係名節不容不辯  
不知位至大臣公論已定何待自辯而後明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八  
臣等請自今以後臺省諸臣各存長厚勿輕  
論大臣倘論之亦須簡約文雅勿如前之汚  
詬爲大臣者除所言紊亂典章濁壞  
朝政之外若止係一身名節但當引咎求去不  
必置辯以滋多口至於

朝廷稍稍慰留以成始終之美似亦不可無也伏  
乞

聖裁

一辯建言

前件臣等看得建言之名起於人之不得言  
也前代久遠之事不必論矣我

朝令甲並無禁諸司言事之例卽皮作局大使  
百戶舍人之言

太祖亦嘉納之然則進言者

祖宗朝之常事也邇年厲禁嚴罰適爲好名者之  
資於是乎不簡之徒始而借之以自匿旣而  
挾之以恣睢信有如科臣之所言者今欲祛  
此弊莫若虚心以察其言之是非又虚心以

察其人之賢不肖欲虚心以察之莫若明其  
爲常事人人得言原無避忌何足自多如此  
則豈惟不必禁而已吟而不言智愚無別言  
之是非吾以觀其識見言之有爲無爲吾以  
觀其心術言之雅俗吾以觀其韞藉則言固  
知人之助也而建言之小人不廢顯斥何恣  
睢之得爲伏乞

### 聖裁

#### 一別競靜

前件臣等看得世之趨於利欲久矣競者其  
常也然惟其競得行故靜者日少此用人者  
之過也夫用人者不越論其才品競進者孔  
子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也品無論矣人心  
無兩用彼營營焉以鑽刺結納爲事則其居  
官亦必虛飾務名而不盡力於職業何足稱  
才科臣欲明黜此輩而章顯闇然自修之士  
以示勸懼可謂當今之急務然用人者或乏  
清正之操而喜人趨走或詭隨無捍而徇人

干託或不竭心詢察而聽人毀譽則競者至而靜者遠矣此臣等所當共以爲戒者也伏乞

聖裁

一懲舉刺

前件臣等看得我

國家撫按官之設皆以巡爲名言古者天子巡守之禮難復而設官以代之猶夫其自行也撫按之責莫大於舉刺舉刺當則吏治清而民生遂矣舉刺不當則吏治濁而民生苦矣人臣起自章句一旦

主上畀以如是之權欲其公耶欲其私耶念及於此則雖有私意亦不忍行且不敢行也卽如科臣所云鹵莽于耳目之托已爲不可况乎憑一己之私怒肆行叅論而又惡人之昭雪曰忍非清時所有倘其有之安可不懲伏乞

聖裁

一省巡歷

前件臣等看得守巡道官每年一次巡歷所部地方奉有

明旨原欲躬行阡陌問民疾苦一年一周原不爲數然往往苟且塞責或屑屑較計於厨傳之間少不當心辱官笞吏口出惡聲以致極意供應所費不貲甚乃受有司之餽謝科臣謂巡歷可已不者亦宜間行不必彼往此還蓋目睹其害有激而言也但此乃守巡之非人耳若視元元之民如其子弟視四境之內如其室家園墅而能經年不一省視乎又何騷擾之慮也彼所過煩費者其非廉靜之人可知撫按官卽宜叅劾守巡得人則百姓自寧巡歷之疏數可無論矣伏乞

聖裁

一旌循良

前件臣等看得治世御俗不過欲人爲善而已欲人爲善不過務白是非而已邈惟地方官之有生祠本出於小民之意今往往故無

走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八 六  
遺愛徒以子孫貴顯有司爲之追建生祠以  
自結納或其人屬託爲之棟橐壯麗累害小  
民甚者以貪酷去亦欲血食其土民或乘夜  
污毀鎖屏偵守是非之不明至是極矣故真  
出小民之意者尤足貴也科臣欲於遭擯斥  
者略倣漢事

賜璽書褒之其旣沒者或與之祀典贈之以官其  
意甚美但褒之於旣斥不若褒之於未去洪  
武間曾以

勅書勞平陽知縣張礎矣間一行之亦數厲人心  
之至術也其遭斥繫思者必褒舉其人而追  
正撫按失刺之罪至於祀典贈官原有定制  
种岱之賢不能得之於漢孟秋徐貞明之賢  
不能得之於近日破格之難如此宜行撫按  
官嚴查屬所生祠果有著於民思久而不置  
者檄入名宦祠復

命之日將其人惠政主名另爲一揭報之臣部及  
該科以憑查訪如有爲其祖父求建生祠有



司不能力柱或先意迎合撫按官卽併叅劾  
撫按官聽人囑托輕入名宦以汚俎豆聽該  
科糾舉伏乞

聖裁

覆吳給事訪冊疏

看得兵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吳鴻功題稱京  
察訪冊不列本部四司之名謂臣等以私意  
沿弊習要行添正一節爲照本部京察事例  
一切舊規皆自簿籍開載十月以前所送科  
道刻板訪冊係司官自送不列司官之名至  
十月中送閣臣都察院堂上官大訪冊係堂  
官所送始列四司之名相沿已久臣等愚淺  
莫知其故竊意

朝廷以黜陟之事畀之臣等臣等不肖不足以當  
之然業居重地矣若一二屬吏之不能知  
言銓叙百官科道之冊不列四司或繇於此  
然閣院大臣非不咨訪也歷年京察非四司  
都無降黜也臣等智小謀大不明之罪諒無

所逃至於秉公一念則天只日居實鑒臨之  
自設部以來前臣之勝於臣等者不少職掌  
故事自有深意臣等曷敢輕變至於邵仲祿  
之清節苦心臣等所親見鄒觀光之好修任  
怨君子如王汝訓張一元等皆盛稱之臣等  
自反不敢有私於二臣也既經科臣具題前  
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臣等遵奉施行

再覆前疏

臣等前疏止據隆慶以來見行事宜題覆今  
奉

旨再查得訪冊之事原非定自

令甲顧部中相傳則已久矣往時京察年分本  
部堂上官委之司官司官將六年內應該考  
察官員親自書寫職名单密托吏科都給事  
中河南道掌道御史二臣共爲咨訪回報堂  
官以故不自列名此訪单意也隆慶以後乃

有刻板訪冊以便博訪然亦止送科道首事  
二臣復密叩其同事者所索之多寡而與之  
聽其轉送此近日板冊之所繇始也然其不  
列銓屬則仍前也以非定白

令甲故雖訪單之始亦無從查其爲何年以相  
傳久故銓屬之名亦非列自昔年而何年始  
不列且非特科道訪冊不列司官之名卽臣  
等堂上官之於司官亦不令其互訪惟臨時  
親定其去留耳今部院大臣有曾爲本部侍  
郎者有曾爲司官者一一可問也蓋我

朝六卿之制取法成周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地  
本甚重不以臣等之不肖而遂輕一二屬吏  
不假手而定去留從來則然亦不以臣等之  
不肖而遂爲不可司官人數不多事任頗重  
過自難掩臣等誠愚固亦不待外訪也聞昔  
訪冊之初刻也有識者謂此甚秘密往所造  
膝而問傳膺而書者今刊刻徧送意則公矣  
事未善也然繼之者遂不敢改恐人之議其

私也今遂爲行私之證矣蓋作法之難如此計典至重若先年所有一人起而廢之彼時科道必不能容恐亦不俟今日此頗易明第恐傍觀者不察以臣等大典未舉私端已見則臣等之罪甚大安敢復言考察用是不憚瑣屑據實覆

請合候

命下臣等遵奉行

覆新建張相公定國是正紀綱疏

吏部等衙門

題爲定國是振紀綱以回世道人心事吏科抄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張位奏云云等因奉

聖旨覽卿所奏有關治體部院看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會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李世達等看得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張位目擊世道人心之日非歷數其大壞極敝之狀而歸咎于士大夫小廉曲

謹不肯爲

朝廷任事欲定國是振紀綱以挽回之其詞甚直其意甚銳臣等竊惟國之有是衆所共以爲是者也衆論未必皆是而是不出於衆論之外夫論至於衆則必有合吾意者亦必有不合吾意者合有二有迎合有暗合要之天下自有真是不在乎合吾意與否也若非至虛至明徒就衆論之中取其合吾意者而決行之以爲定國是於是衆譁而不服朝更夕改從此生矣輔臣欲以後凡遇軍國大事俱聽九卿科道會議各書所見該部院類奏取自上裁則誠定國是之術也然事應會議者自不常有至于會推則時時行之大臣才品久定公論素明當會推時九卿科道務要直言可否卽不必衆擬類奏而爵人于朝之意得矣紀綱者總領人羣之名也故曰一引其綱萬目皆張一引其紀萬目皆起紀綱人羣必繇道德若反道悖德而挾空名分以訾其下卒致

決裂橫潰而不可收拾則有不忍言者何則  
以爲無惟其然是教人以亂也將以名分罪  
之則彼有所執以爲詞故不若防之于未亂  
宜如輔臣所云重糾察之令內而部院科道  
外而撫按互相覺察堂官嚴訪屬官司道各  
嚴訪守令官若有不公不法通同故縱以致  
屬下舉首百姓告發俱當連坐則誠振紀綱  
之術也然所謂不公不法亦須顯跡久著堅  
不糾劾者方許屬下舉首其爭先劫名者仍  
罪無赦行之此二者世道人心庶可漸正然  
國是者

皇上之國是也惟

皇上能定之

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紀綱也振之自

皇上始必勤於

聽政而後可以定國是必慎於用人而後可以  
振紀綱臣等請言聖人之事昔者孔子之稱  
舜曰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夫問察不遺何其勤也惡者  
隱之必不以言爲罪約多端而爲兩約兩端  
而爲中此其心豈一息暇逸哉必如是而後  
國是可定也詩之咏文王曰芄芃樾樸薪之  
榘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而其卒章曰追琢  
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之  
榘之能官人也賢人布列德政之美如玉如  
金而四方之人豈有侮上恣行者乎伏惟  
皇上聰明天縱足爲虞舜周文而四方未風動華  
夏未修和臣等私竊惑之伏願

皇上時御

朝講數見大臣勤理

萬幾務求至當至於臣工之賢否

留意咨詢臣等中尤不肖不能率屬者乞

賜罷斥其忠直有望之士許該部一一推用則國  
是自定而紀綱自肅矣不然

皇上深居不出章奏之行止推舉之用否天下方  
眩惑而莫知其所繇而何以定國是振紀綱

哉輔臣之疏意在挽回世道人心百官萬民屬耳注目臣等不敢略有隱默謹具覆

請伏惟

聖明採擇其中

勅下臣等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停論劾以重 大典疏

吏部尚書臣孫鑰等謹

題爲京察期近議停論劾覆疏以重

大典事照得萬曆二十一年復當考察京官五

品以下者本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察四品

以上者具疏自陳俱聽

皇上定其去留其考察所遺及自陳倖留者科道

官方行糾拾此定例也考察先期大臣宜靜

聽自陳庶官宜靜聽考察科道官亦宜徐俟

拾遺衆首共棄何必自我發端究竟不容當

能稍延旬日此蕩蕩平平之道也乃今有不

盡然者先是臣等與都御史李世達吏科都

給事中李汝華等言大察非遠論劾益多恐



拾遺之時人數不足以致搜抉太過流爲刻覈非所以將明

皇上之

恩厚而宣贊淳理也宜自十二月初一日爲始論劾之疏一切不覆以待大察然未經題明人心不一今計期益迫論劾不已臣等才識短淺拮据京察之事自無暇題覆諸疏但慮諸臣急於效忠不暇深思此後復有論劾益非事體且考察拾遺與所論同則已耳若經論劾而考察拾遺皆弗之及則在論人者以爲本部竟寢其疏在被論者亦以本部未爲覆畱不安其位甚屬不便相應具題合候

命下行令科道官以後毋復有所論劾其抄到者一切不覆俱候考察自陳取自

上裁所劾之人果係公論不容而考察自陳未去者不妨仍作拾遺之數以後凡遇京察年分自十二月初一日爲始卽不許有所論劾伏候

聖裁

覆京察拾遺疏

吏部

題爲糾拾庶寮遺姦以裨

大計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李汝華等題

云云

等因又該河南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

史劉士忠等題

云云

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查得考

察事例浮躁淺露者降一級調外任通查案

呈到部看得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李汝

華等河南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劉

士忠等各糾拾本部稽勲司署員外郎事主

事今養病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今養病

楊于庭主事袁黃均當罷斥各一節爲照人

之爲善爲奸皆必以才故愛才者易至于容

奸而擊奸者易至于棄才此二者皆甚不可

臣等至愚叨管京察之事竭力咨訪未能一

一真知然以人之知不可爲己之知故耳雖聞之而心或有疑寧缺之以待將來不較遽議去留今臺省諸臣所糾拾者臣等亦不敢自欺而行其所疑吏部稽勲司署員外郎主事虞淳熙澹素虛恬博通玄覽臣等以爲奇士用作司屬竊慶得人先是頗聞原任禮部郎中姜鏡廣播讒言傾危名士淳熙與焉以致臺省風聞交章糾拾宜共昭雪以成愷悌原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少有才譽志慕賢豪當寧夏之變銳于任事不無率易之過至目爲貪險恐未必然矧今西事底平羣方悅豫

朝廷且論功行賞而本官以勞被黜無非忠厚之至乎若兵部職方司主事袁黃文藻著名而人不滿其行辯言傾聽而人多疑其心此則近於有才而奸者矣但其被指之事多係居鄉當官未聞顯過遽難議斥似應以浮躁降用者也此三臣者雖皆郎署小臣但事干

大典尤宜慎重且袁黃奉

旨贊畫征倭去畱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緣係糾拾庶寮遺姦以裨

大計及遵例糾拾庶官以肅計典俱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謹題請

旨

拾遺回話疏

吏部

題為奉

旨回話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刑科右給事中劉道隆題云等因奉

聖旨科道公同糾拾因何一箇不動吏部官這等

專權結黨着回話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查得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內該吏科等科都

給事中等官李汝華等河南等道掌道事浙

江道監察御史劉士忠等各糾拾本部稽勲

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今養病虞淳熙兵部職

方司郎中今養病楊于庭主事袁黃不職該  
本部議將虞淳熙楊于庭留用袁黃以浮躁  
降用覆奉

聖旨虞淳熙等准留用袁黃見在贊畫着待征倭  
事完查看有無功次定奪欽此今該前因查呈  
到部臣等奉

旨切責不勝恐懼臣等竊惟我

國家設六部以分理庶政設都察院科道官以  
糾察百司然科道之疏仍復

勅下部院議覆是部院所爲之失科道得而糾舉  
之科道所言之誤部院亦得而酌議之正所  
以防偏重而杜朋奸也原任本部稽勳司署  
員外郎事主事虞淳熙臣之同鄉素知其人  
安貧好學臣兄弟之間每竊稱之是以用爲  
司屬非有先容之助此臣之所自知也先是  
科道諸臣條陳考察事宜皆言庶官去留以  
堂上官考語爲據今臣等忝爲堂上官知一  
屬官之可留而留之亦何敢有成心也原任

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向有浮言臣等再四咨訪原無失守兵部尚書石星又極言其任事之苦且假使寧夏之功不成于庭之罪可逃乎今功旣成矣則又曰無功使焦唇乾肺之勞皆成罪案臣等不忍也至於袁黃心行旣多可議贊畫尚未成功是以臣等擬以降用夫以黃投身豺虎之窟爲

國禦侮猶不得免豈非以計典之重哉今科臣謂僅議一袁黃而止旣名議覆自有異同去畱多寡原無定數正在各出本心求歸于當如五音各守其聲集以成和原不相悖若臣等不知二臣之可去而以科道之言去之此亦甚易然作人事

君惟此一心何敢自欺且亦恐非

勅下議覆之意也且科臣以二臣皆有訪單遂謂齊同之論臣等所見京官之有訪單者凡數百人據所開列人人宜黜然臣等必多方徵質心稍有疑必不敢動卽如原任戶部郎中

查偉訪單頗多臺臣薛繼茂一言辯白即為保全良以士人之名行可惜

朝廷之黜陟宜慎與其寬抑而後明不若寬容以有待總之不昧血心恐傷公道而累

大典此臣等之素所自誓以報

皇上者也然以芻蕘鄙細謬司黜陟其中枉縱必多而猶為一二人惜適足明其禱昧無知耳

宜乎科臣之有言也伏乞

聖明察臣等一念不欺之心矜其顛顛之愚俯從

寬宥臣等不勝惶恐懇切之至

覆陳侍御整顏綱疏

吏部等衙門

題為感時觸事披瀝愚忠懇乞

聖明亟整顏綱以圖萬世治安事吏科抄出福建

道監察御史陳子貞題 云云 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該部院便議來着實舉行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李世達等看得福建道監察御史陳子貞

題議亟整頹綱一節爲照御史陳子貞條陳  
謂今天下紀綱大壞欲要亟行整頓而歸本  
於正人心可謂根極之論所舉多端乃其大  
者則在乎羣司議論繁雜巧宦多方自下訐  
上彼此攻擊與夫士卒之叛亂以爲卑奪尊  
權陰陽反易誠然哉夫人各懷心非可一一  
而喻其機在率人者以正已爲標而以執法  
任怨行之耳且衆之所同欲而上先行則必  
不出於口矣國之所共言而朝不違則必不  
書於牘矣其有無端沸舌如簧亂聽者必罰  
無赦此省議論之道也凡巧宦者上之以一  
事獵名欲掩他醜下之則阿貴取憐委仰承  
順若厲節首公虛心照物無植黨之意無譎  
觚之好則巧獲拙效不麾自退矣語曰下而  
無直則何謂正言是非自有所在也世自  
至尊而下遞相統屬有進退舉刺之責者能棄去  
雷同有邪必斥而居下位者不能少俟須臾  
輒便頌言劫取名譽此險薄之徒加之以黜



大忠公文集 卷之十八  
三  
罰彼自無辭若非有好貪不可容之惡徒語  
侵目攝輕重不平之故及內疚懷疑欲先發  
制人肆行攻擊或傳致坐款懷袖私投不問  
而言蠹射鬼辱此輩卽當投畀有北而猶有  
用之以爲聰察隱受顯行何恠乎屢禁而不  
止哉凡此皆二三輔臣及臣等部院大臣之  
責也各出本心共持正論以糾其違而助其  
不及則科道諸臣之責也至於士卒叛亂乃  
今日可憂之最急最大者叛亂大惡也而督  
撫將帥或受其罰則亂人得執以爲詞然則  
必無可罰而後可惟公清慈惠愛卒如子問  
其疾苦撫掩噢咻而又嚴禁腴削卽通行久  
沿之事衆稱不便悉爲釐革使人人感恩入  
於骨髓卽有一二不靖之徒當亦不敢唱矣  
此督撫之責也第督撫非人亦臣等之責也  
臣等敢不痛自刻責各率其屬極身効職以  
救積敝臺臣又欲

皇上不邇不殖興寢以時無逸無荒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八  
朝講必舉親信碩輔

嘉納忠言此臣等之所欲言而臺臣先發之者也臣等欽惟

皇上爲

天之子萬邦黎民皆

皇上之子惟子爲能感父惟父爲能率子今頻年不雨厲氣時行是父之不樂也海內之民家家懸罄餓莩填壑流冗載路是子之失養也軍士怯於赴敵勇於作亂小不如願卽欲爲

寧夏之事是豪奴之侮主也醜虜助賊久未底定倭奴已破朝鮮有括糠及米之虞是惡隣之肆毒也自古未有家如此而不敗者亦豈有天下如此而可晏然不懼者乎臣等受皇上之高爵享

皇上之厚祿每念時事至此未嘗不涕泗交集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今臣等寧敢不竭狗馬之力然須

皇上惕然猛省勤理庶政然後臣等之盡職有濟

於事蓋臣等雖焦心苦思不如

皇上之一念足以孚格

蒼穹臣等雖敝吻燥舌不如

皇上之一言足以鼓舞四海臣等雖鞠躬殫力不

如

皇上之一舉動足以維新宇宙昨者寧夏之賊訕

謗無禮傳之華夷臣等不勝痛心區區狗馬

之誠惟願

皇上念

祖宗神器之重勢至此猛省僅僅可及不得爲蚤

過此則恐悔不可追一念猛省則必敬

天地必法

祖宗必禮大臣必納忠言必念草木昆蟲胥賴

皇上以爲命皆當愛惜何況於人如此則人心自

正紀綱自肅

天心欣喜雨暘合序中國富安外夷震恐此在

皇上一念之間而永享逸樂於無窮尚何待而不

爲也臣等稽首頓首同布血誠不勝激切悚

懼之至恭候

命下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感時觸事披瀝愚忠懇  
乞

聖明亟整頽綱以圖萬世治安及奉

欽依這本說得是該部院便議來着實舉行事理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覆韓給事論劾疏

看得工科左給事中韓學信論劾原任工部  
營繕司郎中今陞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葉  
雲初貪婪無耻所當罷斥工部營繕司署郎  
中事員外郎王佐受商人之賄委罪僕隸以  
自解所當降調及稱以後營繕郎缺不必挨  
次推補或本部各部須廉能清謹之士而後  
授之并王佐葉雲初各奏辯韓學信論劾事  
情乞要吊查以明心迹各一節爲照原任營  
繕司郎中葉雲初當事執持不足馭下防閑  
亦疎物議之興良有所自相應降調示懲營

繕司署郎中王佐刻意立節以執法繩奸飛語橫集被劾之後公論愈明科臣之疏真於本官有益臣等再四博訪知之頗真謹分別覆

請合候

命下將葉雲初照才力不及例降一級調南京用

王佐照舊供職

覆李侍御論顧兵侍疏

看得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時孳論劾原任

遼東巡撫今補兵部右侍郎顧養謙貪鄙不職所當議處及兵部右侍郎顧養謙奏稱奉職無狀乞

賜罷斥并陳馬市子銀始末要行遼東巡撫嚴革

買馬之弊各一節爲照人才固難邊才尤難

若深責苛求則鎮俗之士俱升而禦侮之能

鮮至矣方今疆場多事邊才之用甚亟兵部

侍郎顧養謙膽氣豪雄智術卓犖九卿科道

以邊才會薦者甚衆風聞論列者向亦有之

然一允其去旋復以會薦起矣則以本官之  
才誠可以濟緩急也今按臣復論其撫遠之  
事臣等竊意當此多事之時凡以邊才用者  
正當控名求實略其已事而責其新功本官  
求去甚力未可復允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到任管事其所辨買馬子銀立法  
未爲不善而行之遂有流弊容臣等移咨兵  
部行令彼中撫臣嚴行查革緣係指摘貪鄙  
撫臣懇乞

聖明亟加議處以快公論以警官邪及邊臣奉職  
無狀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并陳馬市子銀始末以明封疆  
大計俱奉

欽依吏部知道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覆李掌科論劾疏

吏部

題爲大臣物望未協邊事舉用宜慎乞

賜竝議以快輿論以靖域中事考功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

題云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隨該兵部左侍郎王基奏爲  
病劣久宜知止復被人言懇乞

聖明俯賜罷斥以全晚節事奉

聖旨邦政重務贊理缺人王基着照舊供職吏部  
知道欽此又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長  
春奏爲任重望輕身危志苦懇乞

天恩放歸田里以明心迹以保餘生事奉

聖旨卿前屢具疏辭已有旨留了如何又以人言  
求去邦禮重務倚任方殷可卽出供職不准辭  
吏部知道欽此又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韓世能奏爲人言肆詬物望難協懇  
恩罷斥以申臣節事奉

聖旨供事講幃贊禮邦典韓世能着照舊供職吏  
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本年七  
月內該兵部題爲議論彌多視聽滋亂等事

節奉

聖旨蔡可賢着策勵供職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論劾禮部尚書李長春禮部左侍郎韓世能兵部左侍郎王基均爲可去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姜璧公論不與不堪巡撫原任巡撫李材寧可薄其罪不必用其人原任經略兵部尚書鄭洛可用之講市賞不可用之定禍亂原任山西按察司副使今起用寧夏副使蔡可賢恣睢不簡原任寶坻縣知縣今陞兵部職方司添註主事袁黃欺世盜名俱可無用及陳邊事不必添官募兵各一節除邊務係隸兵部掌行聽該部議處其李長春韓世能王基蔡可賢已奉

明旨照舊供職外爲照撫治鄖陽僉都御史姜璧心事真誠操行馴謹鄖陽之政吏民以爲不煩第以昔守臺史兩差未完風裁靡著雖俸過再考而閏陞本爲敝規據迹復若速化人



言既興自難展布似應調南京別衙門以俟  
公論之定原任撫治鄖陽僉都御史今爲事  
李材講學治兵少流才譽比雖獲罪亦嘗効  
有功勤以是保舉者尚望

聖明棄咎使過但其年漸薄衰數載園土骨驚魂  
散恐難驅策臣等欽惟

皇上懲邊臣之虛冒

意旨已諭於天下材餘生無幾以見天爲望外首  
丘爲命表合無

俯從科臣之

請少薄其罪使華夷神人共知

皇上仁覆四海不遺放雀之慈真堯舜之舉也原  
任兵部尚書鄭洛久歷邊疆再勤經略恩信  
孚於夷落師不橫草而虜悉歸巢其識度朝  
諝蓋有不可及者假令寧夏之事在經略之  
時恐賊未必得與虜合滋蔓難圖也此

國之勞臣緩急可賴者也相應遵照近奉

明旨遇缺推用原任寶坻縣知縣今陞兵部主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八  
袁黃辯博無方足稱才士頃者總督薦陞備  
倭僉事臣等以輿論不一未敢推用正與科  
臣之意相合然其才華蘊藉自難多得若反  
正務實必當過人相應令其赴任供職至於  
寧夏兵備副使蔡可賢挑達不羈考察非枉  
既已破格錄叙以小臣被劾復獲奉  
旨留用此亦千載之特遭而人臣捐軀報

國之秋也若更貪功飾詐如科臣之言以累舉  
主則罪戾彌深丹書莫追矣仍宜行令知會  
既經科臣論劾前來相應分別覆

請合候

命下臣等欽奉施行

覆呂府丞奏詳疏

題爲庸劣招尤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以安愚分事考功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光祿寺少卿今陞  
應天府府丞呂興周奏

云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本

官於本年七月內奏爲抱病不能赴任乞  
恩回籍調理事該本部題奉

欽依移咨湖廣撫按嚴查本官患病是實准令回  
籍調理具繇報部如有詐託徑自叅究等因  
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光祿寺  
少卿今陞應天府府丞呂興周奏辯工部候  
缺主事周如綸論劾舉人王兆河等關節倖  
進疏內有二興之語自陳庸劣乞

賜罷斥一節爲照科場之事原爲曖昧天下皆公  
且不能必其無私一二人之私固難謂天下  
無公也本官蒙倖進之疑訾及天性自難無  
言但其致身已久經行稱優官常無玷厥弟  
呂興齊之鄉舉在其父去位之後事頗易明  
似亦不必遂求罷斥也旣經本官奏辯前來  
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以今陞職銜在籍養病痊可之日  
給文赴部聽用緣係庸劣招尤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以安愚分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催原覆高侍御勘回疏

題爲病痊起送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據河南布政使司起送原任戶部四川清吏  
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傅崇明病痊到部送司  
案查本年三月初四日該本部題爲敬舉經  
行耳目所及以對揚

明命事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高舉題

云

云惟復別有

聖裁等因具題上

請至今幾及半載尚未奉

旨今據前因相應題請案呈到部臣等竊照戶部  
署員外郎事主事傅崇明先在籍養病經  
過按臣論其徐州管倉廢削小民奉

旨行勘回稱原係以嚴致謗止宜罰治因此乃書  
之邸報傳之天下者也崇明知之矣至臣等

覆請罰俸未奉

明旨則在京諸臣卽多不知者遐方僻壤自不能知而又習見

明旨之下不過三日以爲豈有數月未下之理是以崇明病痊輒來聽補亦無恠其然也今崇明欲歸則業已見

朝聽補則未奉

明旨狼狽踟躕可知已臣等以用人爲職所用之人各有其職一事不奉

旨則一人不得用一人不得用則一缺不得補有

一人而占兩缺者升遷見任兩無所著望

明旨三日而不下尚復望之久而不下則以爲駭數不下則惑亂而莫知所從矣此不便之大者伏望

皇上念無曠庶官之義簡查臣等原覆御史高舉勘回徐州管倉主事傅崇明疏速

賜裁奪前後諸疏未奉

旨者盡數

批發百官萬民幸甚臣等幸甚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覆吳給事免逮督臣併糾讒險疏

題為被逮督臣情既可原功亦當准乞

俯從輿請暫免逮問俟勘實正法以重

國體併糾一二讒險之臣以儆官邪以安九邊

人心事吏科抄出吏科右給事中喬胤題

云等因題奉

聖旨九卿科道官會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臣等會同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楊

看得吏科右給事中喬胤題稱乞將三邊總

督魏學曾恩麼追奪暫免逮問俟事平勘實

正法併論寧夏巡撫右僉都御史朱正色立

心甚險操行甚謫兵部職方司署郎中事員

外郎楊于庭狎邪小人俱當罷斥各一節為

照

聖主之治天下賞罰用舍必稽協公論而後可服

天下之心非特如忌之口所當拒絕卽揣摩形似之言與自一二人而流播於國中似公論而非不可不察也茲者哮承恩等稱亂寧夏猝未能平

陛下以督臣魏學會緩師遺害

天怒有赫

命錦衣衛扭解來問此乃

陛下自爲

社稷生靈之計急於滅賊而學會不能仰副

聖心安得不干

天怒然公論頗以爲寬是以科臣特疏申救而復論及朱正色等事關

國體九邊觀聽於是焉在清議在傍信史在後臣等義在採據公論不昧本心而歸於寬大疑怨流

聖朝之愷悌明

帝道之蕩平不敢一毫畏徇一字虛飾大事有難易易而緩之則易者不易難而急之則難者

走馬參公文集卷之十一  
愈難愈難則愈緩是謂急之而反以緩寧夏之事是也噫承恩本以降虜家畜死士數千情同父子愛等翁壻此其意豈欲報

國乎蓋其欲反久矣計不萬全不動特借黨馨石繼芳以發難賣許朝劉東暘以避名耳而又據堅城之險藉強虜之援我兵弱食少仰而攻之此其勢甚難於法宜緩科臣以宋元吳數年弗克爲比洞見事情矣學會受

命之初宜上疏言賊難滅之狀必不能速於成功則人人明曉謗書自息而學會朴忠自信亦欲急於成功以報

陛下雖漸見齟齬終不自明甘心茹荼計無返顧銳於立功而疎於料敵豈得無罪乃其驅饑疲之衆屢挫賊鋒數摧強虜謂之功未成則可恐不可謂之無功也學會之被逮以緩師遺害之罪乃臣等竊以學會之失似在急攻尚爲未緩耳此其智慮不足則有之乃其一念爲



國之心絕無欺罔絕無推諉絕無妬忌固亦有  
可取者伏願

陛下軫忠良之當惜度事勢之難易察功罪之大  
小念微勞之難泯免其解問姑令閑住回籍  
或如科臣所

請將前加官廕子一併收奪以贖其罪無使忠良  
抱恨邊臣解體徒爲賊虜所快御史梅國禎  
旣蒙

特遣監軍紀錄功罪乃其職掌不得侵越事權  
屢奉

明旨自當遵守查覈功罪尤當矢志秉公不得毫  
有偏私自蹈欺罔之弊募兵本以利購非可  
威讐議者又請差風力御史及今未遣卽宜  
議罷至於寧夏巡撫朱正色與學會義切在  
舟恐無媒藥中傷之事職方司郎中楊于庭  
以郎署小臣而謂其恨總督重臣不行餽遺  
遂嗾堂官請逮如此等類皆風聽臚言未可  
遽信京營領之世臣我

趙思齋公文集 卷之十八  
祖宗之制良有深意李成梁雖以戰功得封自總  
兵耳必無可督京營之理成梁智能策虜見  
當及此何敢妄行鑽謀然科臣之言要亦爲  
國之深慮也臣等謹虚心平情酌議上

請伏乞

聖慈免魏學會之解問及候

命下行令監軍御史梅國楨著遵職掌從公紀錄  
功罪募兵責之地方官不必復遣御史朱正  
色竭力討賊不必循套自陳楊于庭著遵新  
奉

明旨照舊供職

覆李掌科謬陳未妥事宜疏

題爲俯循職掌謬陳未妥事宜乞

賜裁定以飭政體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題

云

等因隨該鴻臚寺卿楊宗仲奏爲自陳不職

伏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謝人言以安愚分事

云

云等因

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看得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條議諸款皆於銓政有益除辦事中書不行考選科道兵部主事趙夢麟再經操江副都御史蔡國珍論劾本部覆准閑住俱近奉

明旨無容再議外爲照臣等以銓名部古人以坎律爲銓坎水也水有一定之性而隨地異流律有一定之法而緣情異用惟其平而已矣

四品以下京堂例不得辭數年以來一二賢者偶爲之其後遂以爲必不可少托疾疏辭者紛紛矣大都皆自南而北自外而內者也旣係優處自多賢者臣等明知其繇於沿襲故往往議留科臣以爲可已正臣等之意也司道庶僚之告休或有故而求去其才力可用者亦難一槩聽允顧養謙之廢而復起顧其志之調而復留原酌邊事緩急非可以常例論者郅永春以病告休而督閱諸臣極稱

其才曩有甘肅巡撫之陪或非無見兵部主事張棟疏言朝鮮當授自其所見而直以科臣爲非則失疑事勿質之義尚寶司職列近秘典守非輕先年原係甲科有清望者擢任此秩今徐瑛以官生掌印以掌印出差事理既有未妥職務又難久隳相應議復往例鴻臚寺卿楊宗仲年已衰遲况多物議本官亦力求解任相應准從至於贈官不宜非人錄磨不宜濫給周光鎬不宜自乞

恩典陳文煥不宜自奏給繇復

命不許提薦進士告病太多皆已奉有

明旨多不遵行委非政體既經科臣具題前來相

應覆

請申飭合候

命下臣工去留進退容臣等採據公論擬議上

請其不當者聽科道糾舉四品以下京堂原非真

病不必違例疏辭上疏言事者惟各陳所見

毋得爭辯求勝尚寶司卿仍推資望相應者

爲之徐瑛添註管事鴻臚寺卿楊宗仲照年  
老例致仕遺下員缺另行推補大臣贈官必  
查其人品政績不得徇情濫請考滿大臣遵  
照

累朝題准事例查無過犯彈劾者方與廕子其  
曾經彈劾者不許自行陳乞以干公論外官  
給錄不得自行瀆奏復

命仍行提薦者聽該科叅駁罰治進士告病各堂  
上務要覈實不得輕爲具題

覆顧侍御條陳并論張少司徒疏

題爲時事孔艱安攘多闕敬效愚忠以備

採納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雲

南道監察御史顧際明題

云

云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雲南道監察御史顧際明條陳除責  
實效內請集鄉兵并誥戎兵一款已經兵部  
議覆及所論戶部侍郎張士佩近奉

明旨籍聽用外其慎咨訪一款係應本部題覆

爲照知人甚難故以仲弓之賢孔子亦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舉既有之刺亦宜然部院之有咨訪所以防撫按之不盡知非以爲不可信也人情日巧壅蔽多方卽撫按之賢者倘不竭盡心力徒以咨訪托之監司監司托之府府托之州縣州縣之所托者吏人走卒也吏人走卒之所托者窩訪之徒也轉相抄寫彼此雷同以爲公論在是矣何得無誤故一於疑非所以任人一於信非所以求當爲撫按者必多方咨訪監司守令有不公不明淆亂臧否者重加叅處務使舉無遺賢刺無遺奸則部院雖不廢咨訪不過以爲印證而不見其偏重咨訪矣然以咨訪之不可廢讒人或因之以行其私以致善類被枉誠臣等之所當慎也旣經臺臣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臣等及各撫按官遵奉施行

覆吳侍御論劾疏

題為漏網姦邪久犯公論懇乞

聖明亟賜顯斥以肅紀綱以清吏議事考功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湖廣道試監察  
御史吳弘濟題 云云 等因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吳弘濟論劾福  
建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汝濟原任雲  
南巡撫今陞大理寺卿吳定均當罷斥各一  
節為照福建巡撫副都御史張汝濟濫文之  
度爽練之才不必繫援自可致身通顯而以  
舊相同里疑行難白人言既至勢不可留原  
任雲南巡撫今陞大理寺卿吳定材術機警  
當官雅稱執法臺臣論列至併其兵部勘明  
之功疑之即臺臣亦自謂得之風聞似未可  
遽以易

廷推也再照張汝濟之推巡撫在臣等未任之  
先至於吳定之陞大理臣等據所聞本官才

堪集事資俸已深近經科道會薦是以循叙  
推用臺臣以爲繇於請託則臣等萬萬不敢  
意想生疑遂以波及於人置筆甚易當之甚  
難恐章奏之體不宜如是也合候

命下行令張汝濟回籍聽用吳定著遵

新命前來供職其遺下福建巡撫員缺容臣等另  
行推補以後言官論人非請託行私的有証  
據不得輕易傳致以傷厚道

覆劉給事論劾疏

題爲目擊一二未協公論據實摘陳懇祈

聖明裁斷以溥大公以維治化事考功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刑科都給事中劉爲

楫題云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錦衣  
衛指揮凌玄超等已經兵部議覆胡克儉該  
本部推補南京刑部照磨未奉

明旨外案呈到部看得刑科都給事中劉爲楫論  
劾原任刑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



歷陞嘉興府知府吳撝謙所當議處各一節  
爲照原任刑部員外吳撝謙才氣明爽疵議  
頗多且樂新爐招稱代囑公事本內有名處  
分未及人心終不能平相應姑從降調以爲  
有才惰行之戒合候

命下將本官以原任員外郎照才力不及例降一  
級調外任用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八終

中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九

部上趙南星夢白

著

虞山許士柔仲嘉 閱

考功覆疏

覆李給事糾拾邪險貪肆疏

看得工科給事中李養質論劾禮部侍郎韓

世能尚書李長春湖廣僉事管志道大同府

知府劉竟成俱當罷斥及稱以後起用官員

務要廣詢博採其有虛名放縱者不得濫從

起廢各一節除李長春韓世能已奉

明旨照舊供職外爲照湖廣按察司僉事管志道  
識會高明問學該博甫爲僉事卽以言語之  
嫌被劾降爲提舉未爲一日提舉乃以有疾  
考察固已難服其心而又薦章屢至臣等猶  
允豫數年而後用今薦者未已也科臣論居  
家不簡恐出鄉訕之口且本官上疏辭免新  
奉

明旨畱用擅難更議其大同府知府劉竟成計吏  
時卽有言其守壞者本部慎於黜斥正欲參  
而伍之疏內所指嚴刑橫索歷有證據難可  
再容旣經科臣論劾前來相應分別覆

請合候

命下行令管志道仍遵

新命赴任劉竟成照不謹例冠帶閑住遺下員缺  
另行推補至於科臣稱起廢官員務要廣詢  
博採其竊虛名而實放縱者不得濫及可謂  
確見

覆甘御史追論不職有司疏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甘士价論劾原任吳江縣知縣今陞兵部主事趙夢麟似應閑住或以邊方多事姑從重降調以示懲創一節爲照前代用人不廢跣跣之士爲其行雖不簡而奇謀壯事足排時難也世俗猥以清狂小慧之徒當之適令貪詐恣行耳趙夢麟之才誠未知其何如而不簡之狀則按臣所論詳哉確矣第寧夏之事本官奉

旨贊畫拯溺救焚非必莊士倘其有功不妨升敘加等若其碌碌無奇則蹄齧而不善走無所用之矣法不止於降調旣經按臣追論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臣等移咨兵部行令本官竭力贊畫以贖往罪待彼中事定候查明之日如果虛稱贊畫原無機謀仍照不謹例革職閑住本部仍移文各該督撫巡按官遵照施行

覆秦御史舉劾方面疏

看得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秦大夔論劾分守湖東道右叅政陸萬鍾所當致仕或念其官常未甚壞姑調簡僻一節爲照分守湖東道叅政陸萬鍾頗稱有才乃按臣論其不及事之狀甚詳剗繁似非所優年力尚未可棄合候

命下將本官照不及例量調簡僻遺下員缺另行推補本部仍移文撫按衙門遵照施行

覆太僕寺論劾種馬地方官員疏

看得太僕寺少卿黃鍾論劾壽張縣知縣朱國相容城縣知縣張席璿所當重加罰治或聽議處霑化縣知縣洪澐所當量加罰治秦安州知州趙弘訓姑免罰治太僕寺少卿周思敬論劾高陽縣知縣王納策青縣知縣馬自渭所當罰治各一節知縣王納策近該撫按官論劾覆奉

欽依降調閑散及知縣朱國相洪澐見今山東按

臣馬朝陽論劾另本議覆外爲照馬政者太僕之專職有司之一事也論劾有司罪止罰治應聽兵部議覆邇來寔失初意往往言及有司之操守卽賢者亦踵其敝太僕之彈章疑于撫按而兵部之覆疏遷於吏部且非所以明職掌也然旣非撫按所劾自難遽議黜降徒使貪墨之徒自知不免愈爲囊橐之計是重爲地方之累也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知縣張席璿馬自渭行令該撫按官先行革去管事嚴加查訪如果操守已壞卽行叅劾若止馬政不修仍聽兵部議覆以後太僕寺臣舉劾有司但當直述馬政之修廢不得泛及他事

覆吏科聽調撫臣違例舉劾疏

吏部等衙門

題爲聽調撫臣違例舉劾乞

賜議處以明法紀事吏科抄出吏科都給事中李

汝華題前事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會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李 等看得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論劾鄖陽巡撫姜璧違例舉劾所當議處及稱以後有薦舉溢額者參究考察被黜者仍追究所舉各一節及查會典內一款如有被劾考察革任致仕聽勘聽調等項撫按官不許更行舉劾如違參究仍將奏詞立案欽此又一款朝覲年分考察既畢

備查被黜方面有司官員追究所舉巡按御史四人以上革職閑住二人以上降一級調外任一人罰俸半年欽此又節查得嘉靖十七年

詔書內一款近時各撫按官舉劾極爲泛濫乃奏舉遺賢則盡境內之人並書薦剡公私心跡覽疏較然吏部不以爲非都察院不考其過以致臧否不分舉錯倒置今後敢有仍前濫舉或當劾而舉當舉而劾及撫按官舉劾異

同者該科不行糾奏一體究治欽此爲照原  
任鄖陽巡撫僉都御史姜璧以被論聽調復  
行舉劾誠爲違例但本官奉

旨聽調未久也且疏稱例得激揚則違例出於不  
知情有可原似難再處止將奏詞立案庶爲  
適中科臣因而議及舉主之罰此吏治清濁  
之源民生榮悴之本而時務之至要至要者  
也科臣之言實臣等之所欲言者臣等聞之  
古者作一器必勒工之名工有不當必行其

罪以窮其情治天下者予人以高爵厚祿惟  
憑薦舉任其市恩植私妄舉非人垢亂

朝政戕害民生而莫執其咎是視天下輕于一  
器也可不謂之舛哉舉主之罰前代姑不暇  
論我

朝

會典所載甚明先臣如蹇義楊士奇等皆嘗奉行  
有效我

皇上屢有



明旨不許濫舉及申明連坐之法不啻再三乃一切掛壁不理濫舉如故此臣等不能將明之罪也科臣謂濫舉市恩繇于法令不行可謂不易之論乃臣等又以法令不行繇于部院吏科之不肯任怨也夫人臣受朝廷之爵祿惟圖自便而不爲

朝廷任怨豈非不忠之臣哉臣等請于本部之考功司都察院之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薦舉簿一扇每遇撫按舉劾疏到卽書所舉方面有司地方人才職名方面有司通俟朝覲考察既畢備查所黜官員照依

會典所載分別議處庶撫按知濫舉之必罰而無敢不慎矣然有卽當議罰而不待考察者如一人之身歲月之內而舉劾互異必無兩是之理但一查覈得失自見今朝舉暮劾惟從黜降不復問其舉者亦苟且之甚矣至於里居官員或以被論或以考察或以請告乞休公論甚明今地方人才之薦泛濫尤甚夷跣

同譽安在其激濁揚清也此二者皆卽當議  
罰而不待考察者也旣經科臣具題前來臣  
等謹據

祖制遵

明旨詳議覆

請合候

命下除未經申飭以前不究外自今以始臣等及  
都察院吏科各立薦舉簿俟朝覲考察畢日  
查叅分別議處其舉劾互異者卽時題

請行勘明白叅

奏議處地方鄉官有得罪公論衆所共棄而撫  
按官仍復薦舉者卽時叅

奏議處

覆王給事論吳侍讀疏

看得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今  
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管南京翰林院印信  
吳中行奏稱聞言引咎懇

賜罷免以安愚分一節爲照本官昔居翰苑抗熏

天之勢酸扶墜地之綱常業已捐軀何知榮  
進于時簪笏滿朝同事者五人耳此不可謂  
小節既而起自士伍曾有指及之者故不可  
謂公論也今再廢再起等輩已公卿矣科臣  
復以舊聞言之舍皎日之節而求冥冥之事  
畧觸邪之忠而設亂政之疑恐未爲至平也  
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前去赴任供職

覆楊尚寶告病疏

看得原任尚寶司司丞今陞南京尚寶司卿  
楊時喬奏稱宿疾難痊不能趨任乞要仍容  
在籍調理一節爲照本官學能實踐行堪化  
俗屢起屢退士固高之尤恐其用之不究今  
茲之擢寧可更求病免不一強出以答

國恩副輿望也

覆顏禮部告病疏

看得原任中書舍人今陞禮部祠祭清吏司  
主事顏素奏稱夙疾未痊不能赴任乞要仍

容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懷雅達之才而修潔  
澹靜迥邁恒品入仕十九年移病逾十七載  
計已能出卽宜裨益

朝美仍復磐桓恐難聽允

覆許通政乞休疏

看得原任廣西按察司副使今陞通政司右  
通政許孚遠奏稱衰劣乞要休致一節爲照  
本官學深性定識高業遠淹抑已久方將大  
用似難聽其引退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著遵

新命前來赴任供職

覆王光祿乞休疏

看得南京光祿寺卿王樵奏稱衰病無能乞  
要罷歸田里一節爲照本官學邃志清耽悅  
恬退本部知其年過七十精力未衰特

請起家用示弘獎乃履任未幾輒求引退益徵雅

槩顧非

朝廷不遺壽考之意也合候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命下行令本官照舊供職

覆徐鴻臚告病疏

看得原任浙江布政司右叅政今陞南京鴻臚寺卿徐大任奏稱舊疾復嬰新陞逾格乞要放回調理一節爲照本官操尚清白大計之時特被褒異迺簡京卿正以風示有位挹損乞休恐未可從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前去赴任供職

覆丁副使乞休疏

看得浙江按察司副使丁此呂奏稱庸病不堪任使乞要罷斥及辯兵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劾各一節爲照浙江副使丁此呂風節高亮才業雄遠備兵莊浪以哀兄念母而歸自出至性浙中之調則舊銓臣惜才之意臣等所共知也科臣之論無非爲邊疆計然於本官亦自無損海防正亟才如本官未可容其引去合候

命下將本官再寬限期行令赴任供職

覆張苑馬乞休疏

看得陝西苑馬寺少卿兼按察司僉事張延  
庭奏稱齋捧事竣患病危篤乞要致休一節  
爲照陝西苑馬寺少卿兼按察司僉事張延  
庭學識博雅行誼淳備所至皆有惠政久著  
民思可謂凜凜德讓之風已年力尚亦未衰  
懇求病免志不可奪恬則宜獎旣經本官自  
奏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本官加以副使職銜致仕回籍

覆蔡副使乞休疏

看得督理寧夏河西兵糧道陝西按察司副  
使蔡可賢奏辨科臣論劾因稱患病不能供  
職乞要罷斥放歸一節爲照寧夏兵糧道副  
使蔡可賢當虜賊跳梁之秋特起於家遂能  
馳至行間誓心報

國可謂輕身重義者矣功成節立榮名自歸何  
可以人言自沮也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卽出任事

覆朱大理辭官讓賢疏

看得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朱廷益奏稱庸病不能履任乞要回籍調理及讓鄒元標推補各一節爲照本官與鄒元標皆士林之仁彥

國家之吉臣也大理之推臣等以資先元標本官蒙

恩特擢人心自無不服乃本官遂稱庸病力求避

位仍舉元標爲代惻悞退讓古道猶存然業有

成命矣賢如二臣或闡厄而不遷或挹損以求去臣等一推元標而退遂之難二臣共苦能不竊歎若非速用元標恐廷益終以爲負合候命下行令本官到任供職鄒元標容臣等遇有相應員缺卽行推用

覆朱太常乞休疏

看得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朱來遠奏稱

患病危劇乞要休致及辯吏科給事中楊廷  
蘭論劾各一節爲照本官才諳敏練而凜凜  
自將其汲賢救善有人不及知者聞言求去  
自易退之義據所自述心事甚爲易明未宜  
聽允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照舊供職

覆艾巡撫告病疏

看得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艾穆奏稱病勢  
日篤痊復無期乞要放回調理一節爲照本

官節高而養厚心正而識淵足稱大臣之風

六月中以疾求去業已奉

旨畱之未幾復有此奏及貽書相知者詞意堅決  
真實可信相應准從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回籍調理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  
起用

覆王督學乞休疏

看得原任雲南兵備副使今調提調學較河  
南按察司副使王士性奏稱萬里憂親夙疾



陡發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才節俱高文質兼底向以直道忤時今氛消日杲且將大用矣以思親抱病乞歸孔迫自繇至性顧聖世求忠之意未可負也候代經年致過憑限相應酌處

覆朱巡撫乞休疏

看得巡撫寧夏右僉都御史朱正色奏稱患病不能供職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材術氣決足當邊事往以逆賊爲亂撫臣被戕而用本官竟獲大醜以伸

國威功勤自不可泯科臣所論在功未成之時督臣被逮之際利害寵辱之間不無異議要之公道自在已經九卿科道題奉

旨畱用似不必辯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照舊供職

敬循職掌剖露良心疏

吏部文選司員外臣趙

題爲敬循職掌剖露良心以陳救時要務事臣

向者伏見

皇上從言官之議令群臣不得越職掌而有言不知者以爲閉距言路臣獨以爲此開之使言也夫

皇上以天下之事委任部院諸臣無所阻撓假令能各舉其職掌則庶績咸熙海內大治更復何言奈何世道日頹人皆趨時以苟富貴以奔競爲常事以徇私爲無傷以巽懦爲老成以模稜爲妙用彼此相欺無所愧畏卽有願

忠

朝廷者孤力難施兼以富貴之念不能盡割旋且化而從之矣今天下水旱頻仍地力不復民生耗減此誰之咎倘亦可以懼思改圖乎臣以爲當今大害有四四害不除雖使孔子與選亦無所益何則一人之正不能勝衆人之邪一年之公不能救累年之私也故救時之務除四害爲急何謂四害一曰干進之害夫人心公私如參辰之不相並富貴重則忠義

輕自然之勢也。今舉世競進不知止足，臣請舉其顯者。往時吏部尚書楊巍乞休，都察院御史吳時來恃其佞巧，以爲已當代之而忌。戶部尚書宋纁清望素重，連章譏切，挑取聲名，欲求必得。此滿朝所共知也。侍郎趙煥之歸也，副都御史詹仰庇苦求已，故大理寺少卿韓國楨爲之請托。以已代煥時，國楨大病。初起爲仰庇強出行，至中衢昏暈輿歸，遂致不起。國楨之子欲上疏訟之，而爲人所勸止。不果。乃沈子木之歸仰庇，復托吳時來爲求。兵部侍郎此臣司郎中劉希孟親以告臣，非風聞也。大臣干進至此，何以責小臣乎？是以猥鄙者日進，恬退者日沉。如尚寶司卿李禎素志勁節，庶幾古人，而久次不遷。後來者紛紛跳越，循資探望，俱無所據矣。臣願皇上戒諭大小臣工，各惜廉耻，勿如二臣所爲。二曰：傾危之害，夫清班要秩，必須賢者。譬諸華苑靈圃，非蓄豕之所也。而群小妬賢，古今共

憤如原任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論德吳中行  
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相繼自免南京禮部  
侍郎趙用賢累疏求去此皆正人君子世所  
共知豈不願忠於

皇上哉邪佞之人慮其不容齊力攻擊黃洪憲陰  
爲蜴譖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等明肆誣詆  
以故諸臣不安其位而小人固于盤石近日  
小人益險往往捏爲無影之事加之于人或  
以去忌報怨或以要功取寵鬼魅晝行良爲  
可駭至有自恃繫援公然排擊善類使賢士  
流落而已亦不廢通顯則鬼魅之雄者也臣

願

皇上拔淹抑之賢斥傾危之黨無使

聖明在上世有二畱之嗟三曰守令之害夫守令  
職在親民權亦得爲惟賢者爲能乘權以利  
物不肖者鮮不緣以自恣今知縣選授太輕  
部寺之官計日而升知府曾不問其才行科  
道出守卽爲劣處闡茸之徒每見優容如原

任給事中葉時新希權相之意議減軍餉激  
成浙江之變今尚爲河南府知府抱病年餘  
坐廢郡事上官噤無一言殆不可曉又立言  
之節以廉爲首今撫按論人往往贓私有據  
猶曰未甚或以任淺姑從降調以爲惜才不  
知此乃惜不才也士人勵行如女子守身淫  
卽敗俗豈必久且甚哉以故貪官充塞無所  
雇忌民安得不饑斃冗散也臣願

皇上敕下吏部以後知州知縣除進士之科勢重  
難返照舊銓授外其餘多授府州縣佐待其  
屢次署印節愛有聲方升正官部寺升府者  
必其才行可觀勿徒拘俸撫按之責專覈吏  
治難以風聞爲解察其操守已壞卽宜論罷  
監司爲守令之表尤宜責其操守以漸息貪  
墨之風四曰鄉官之害夫吏于土者不過守  
令而鄉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鄉官往  
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  
辱暗害無所不至如原任渭南縣張棟治行

無雙以裁抑鄉官竟被讒毀不得行取識者  
嘆恨又撫按官多豎牌坊以媚勢要不論歲  
之豐歉勞民傷財備極壯麗臣愚不知其意  
將爲觀美耶民生凋瘵爲此安忍將以爲各  
官高行穢適滋唾罵耳臣願

皇上敕下各撫按官嚴禁鄉官在家者勿倚勢害  
民勿飛語害有司其怙終之尤者卽行叅問  
卽見任之官其家人子弟暴橫一體叅處牌  
坊之建必其忠貞勲績著于

朝廷偶一爲之褒其器業勿徒炫耀浮榮共爲俗  
子以累窮民復命之日將所建名數報之該  
部該科防其仍前之濫除此四害仕路庶幾  
可清民生庶幾可瘳矣然根本之地實在

皇上夫惟

皇上深居九重不留意于國家之事是以人得自  
行其私無所顧忌以

皇上聰明睿智度越百王若

聖心肯加勵精圖治凡臣工之賢不肖民生之利

弊一一而訪問講求之知之若日月之明而行之若雷霆之斷發之若江河之速而持之若金石之堅大小臣工誰敢干進誰敢傾危守令誰敢貪酷鄉官誰敢橫肆如此而民生有不安天心有不悅者則臣請伏妄言之罪臣本樵魯素厭多言夙夜思惟求所以盡職業報

聖恩者不越進賢退奸而野多遺賢朝有大奸搏手無能救正若頑鈍雷同以至大官豈不甚便且易如人臣忠愛之義何用是竭其悽悽之愚倘荷

皇上察于芻蕘銳然求治諸臣良心不泯各效公忠勿徂舊習則君臣俱福享令名于無窮不然則羣臣共竊富貴之利以肥身家潤鄉里天災民困不忠之臣方將獨咎君父以博虛名伏惟

皇上加意念于臣之言幸甚奉  
聖旨吏部知道

講

朝講疏

代作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孫鑰等謹

奏爲時事甚危人心久玩懇祈

聖明亟勤

朝請修

德政以保無虞事臣等伏惟爲子者不憂其家  
之衰雖有白華之行不得爲孝爲臣者不憂  
其國之危雖有皎日之操不得爲忠天下一

家也君臣父子也家衰則父子俱困國危則  
君臣同辱縱不忠孝豈能無懼臣等竊觀今  
天下十年九旱無分南北間或不旱卽有水  
災小民窮窘逃移無地弱者就斃强者爲盜  
軍士劉東暘等以區區小醜稱兵構亂抗拒  
天朝大軍攻之者數月矣損傷士卒以萬計費財  
以百有十萬計甫獲小勝卽遭大衄固繇兵  
食不足蓋亦

皇天之不助也倭奴萬里而侵朝鮮勢如風颺其



王奔國來奔豺虎爲隣干戈伊始而我寧夏  
之未能復能遂燔夷倭奴乎夫以

天意則不助以人事則多缺以中國則空虛以外  
夷則強橫何所恃而不恐我

皇上自十七年以來久不

視朝臣等先在

朝列者罕睹

天顏或從南都來或起自田間瞻仰彌勤咫尺

闕廷情數隔絕外人惶惑訛言朋興皆言當此民

窮盜起四夷交侵之時

皇上不以爲意夜飲無節敲笞左右死者頗多臣

等不信人口如飛不可禁遏聞叛賊劉東暘

等以此訕議

至尊敢爲大逆不道之語倭中關白亦復如是臣

等竊恐將士無知輕信妄言謂我輩捐生報

効

皇上安居樂酒不以爲意將灰心解體不肯用命

且人之所怨不必身當其害元元皆人也一

人冤苦萬人悲酸古之失人心者往往繇此  
深爲可懼夫若

皇上爲尋常之主猶可耳臣等仰見

皇上聰明仁孝則堯舜之主也巳丑以前

朝講時御斥姦黨進忠良容直言懲貪吏憫天

時之亢旱至

露冠步禱於

郊我

皇上之爲

君如此而自靜攝日久美名漸損庶人竊議語流  
四海臣等心實痛之且向時天下非有叛逆  
之倭虜之警也

皇上兢兢業業如恐不及今天下多事顧久不

視朝臣等且惑之何怪乎訛言之不息也茲者

聖節伊邇萬國臣工咸來稱

賀人人冀一睹

天顏以爲榮幸且中秋氣清緒暑都盡臣等謹齋

心被慮頓首叩闕以

請伏願

皇上卽發

玉音遂出

御朝以慰千官見

聖弗克之心屆期

垂拱受

賀將一日而懽聲訢合天地改色日月增明矣自  
是依期

朝講一切章奏依期

批發

嘉納直言不棄正士長如己丑以前則訛言自  
息

聖明之頌洋溢中外矣凡此非甚勞苦有妨于  
皇上之靜攝也夫

御朝講之暇卽可靜攝章奏重大之事乃煩  
聖斷此自無多其餘小臣之進退小事之興革臣  
等萬萬無不秉公盡心惟照常

命閣臣擬

旨以進夫何妨於靜攝且心必有寄而後嗜慾退  
聽身必小勞而後血脉流通此真靜攝之助  
也夫勤

朝講不爲勞苦而

聖德日新

萬幾咸理人心胥悅頌聲大作將士聞之莫不鼓  
舞効力叛賊倭虜聞之莫不震懼自廢非獨  
此也行見

天地百神莫不助順彼逆天犯順者將不擊而自  
碎矣易亂爲治轉危爲安若此其易也以

皇上之聰明天縱必以臣等之言爲然旣治旣安  
皇上乃得優游恬澹享太平之福永

聖明之譽若以臣等爲虛詞竦動不畱

聖意則臣等亦無可如何雖畢命効忠委身盡職  
螻蟻之微必不能動

天意而收人心旣危旣亂悔恨何及臣等爲

國大臣受

恩隆厚年皆垂衰非復英銳好名深惟

社稷生靈可憂若此中夜以興徘徊徬徨萬不能默萬不可緩乃敢剖心析肝仰竇

神聽安危之機在於此時知

天聰天明必蒙

俞納臣等不勝激切悚懼俯伏待

命之至

辭太常疏

原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臣趙南星謹

奏爲愚臣蒙

恩踰分衰病不能就列披瀝丹悃仰祈

聖鑒事臣繇萬曆二年進士初選汝寧府推官陞

至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其時血氣方剛銳

意有爲作事孟浪罪廢屏居者三十年矣臣

年七十三歲古稱三十年爲一世七十爲老

臣之同時廢棄與爲臣所累如曾乾亨于孔

兼多人皆已棄世臣猶視息人間以待

陛下龍飛利見之期錄用舊人于去年三月內起

臣爲太常寺少卿九月內陞左通政臣遭際

聖明旣蹶復起昔賢所罕值當今中外多故

陛下宵衣旰食豈臣子偷安之日哉所恨者臣衰頹已甚遂成天地間一廢物矣臣兄弟三人惟臣有二子連年不幸兩弟次子相繼物故至去年冬乃畢其事臣憂勞之過以致脾病虛寒頭目昏眩忽從邸報見給事中周朝瑞薦鍾羽正及臣等四人節奉

聖旨着該部上緊催來到任臣感激恐懼措躬無地多方調理恨不能卽日平復刻期入

朝而衰病侵尋醫藥罔效今年二三月內復蒙

聖恩陞臣太常寺卿臣之頑劣蒙被渥恩榮幸極矣臣亦有人心者何忍負之哉且臣服官時再沾

恩命臣父館陶縣知縣趙汝弼尚未受

封惟臣母受之皆就世久矣伏遇

覃恩之期大小臣工皆得疏榮所生臣亦人子也豈獨無顯揚之念哉而筋力綿弱不能勉強每念及此五內剝裂惟有長潛永歎而已伏

惟

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必憐臣之篤老不忍令其顛  
隕

敕下吏部容臣以老疾例致仕冀得苟延殘喘及  
見

陛下中興之業臣仰負

天恩報効無日不勝瞻依悲咽之至

辭工部疏

原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今陞工部右侍

郎臣趙南星謹

奏爲

聖恩太重臣力難勝再疏辭免以明勿欺之義事  
臣性質褊淺行能薄劣猥以郎署小臣廢棄  
多年卽老且病伏遇

陛下修起廢之事一年之間三遷而爲太常寺卿  
臣具疏辭免未蒙

允放臣自度不能就道未敢復辭旋蒙

聖恩陞臣工部添設右侍郎協理

殿門工程兼管軍器事務臣力疾望

闕謝

恩跪拜歆危顧子弟僮僕內熱色赧伏念臣蒙

恩轉官者四矣自郎署而登部堂且再奉

明旨督趣到任臣之前疏稱老稱病似若欺

陛下者臣罪當萬死矣夫

陛下猶

天也告

天之言容有不實縱免誅殛豈得爲人故孔子勿

欺之訓實萬世人臣之律令也臣自丙辰而

病丁巳而大病至巳未稍瘳然病根未除日

就羸弱閉關調攝雖浹被

聖恩未嘗一至大門之外遠邇所共知也一二親

友見臣人貌猶存相傳以爲尚健不知六七

年來苟安偷食僅能若此如勉強就列夙夜

勤官恐至狼狽或遲悞

朝參或蹉跌失容不然而或潦倒昏忘言動乖舛

勢必至于求退則後進且姍笑之以爲如此



老耄何不懇切力辭而乃輕進輕退豈所以尊

朝廷光清舉乎臣被

列聖菁莪之化結髮砥礪至于白首譬之涉大水者已過中流尤宜愆慎設以易盡之年棄其平生則不可以為

陛下之臣矣况臣之今官乃

國家特設管理

殿門工程兼管軍器此皆甚重甚急之物舉重必

于大力赴急在乎精敏臣之愚昧即不自知其迂拙亦自知其老病豈能免于尸素之咎乎夫人臣之罪莫大于欺不欺實難常人之情見高位之顯榮忘責任之重大不量其才力之能否而冥行妄作以致

國家之事大敗極壞貽

君父之耻辱皆起于一念之欺此臣之所切齒痛心者也曷忍躬自蹈之乎伏祈

陛下訓迪百官即自臣始憐其老病矜其愚直

勅下吏部特准辭免于以風示有位進則竭其忠  
勤退則成其推讓增增蒸蒸咸爲不二心之  
臣其于

國運士風或有裨補臣愚幸甚

總憲疏

申明憲職疏

奏爲申明憲職誓竭愚忠以報

聖恩萬一事臣聞孔子聖人其論臣道不過曰事  
君以忠而已他日告子路曰勿欺也卽忠之  
說也宮之奇曰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則勿欺  
之說也人之心凡自私自便而不可以告人  
者是謂闇昧之心除去之乃爲勿欺欺則不  
忠臣之不忠猶子之不孝不可以容於天地  
之間臣黥淺衰頽甘心永廢蒙

陛下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臣甚愧甚懼兢兢  
自守履繩蹈墨以求寡過亦可保其身名然  
未可謂稱職也卽此爲闇昧之心請除去之  
夫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其

職卽臣之稱職彼衣繡持斧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爲一方之太平積之則爲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而報命所舉皆拘舊額固已不能悉當其後俸不及期及陞任者皆有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班史所載者六人耳傳世之與救時固自不同然循吏亦不宜若此之多循吏若此其多也則宜有治理效而小民之窮苦憂愁愚弱者爲鬼桀黠者爲盜何哉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黷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戶改爲條鞭而徵收日重有一兩而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無不加倍或父子不許合封所得尤多故有司鮮不立富者買物皆與半直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叅謁上官輒令行戶隨之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喜於作威者

不問事之大小一怒輒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常得薦舉非上官皆不之知也又非皆知之而故昧其本心也不過曰此吾之同鄉故舊不能恕也曰此權要之所託也是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于伯夷而酷者惠于子產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託誰不能者以此舉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率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以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于以保祿位甚爲不便臣年歲已長忝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考察御史按滿堂上官發河南等道查覈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爲考察事節奉

神宗皇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

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都准回道豈

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考察之時却如何又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著實舉行有不稱的即便叅奏改黜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同吏部會議薦舉規則具題節奉

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汎濫屢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今後撫按官薦舉務查照萬曆九年以前額數不許聽囑徇私任情偏濫有故違的該科指名查叅欽此俱經欽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爲據臣極力行之卽爲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卽爲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于殿最也必仰藉

陛下之

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人心邪也沉迷未寤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教誨之使知

陞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  
巡按御史董羽宸糾劾不職有司奉

聖旨這論劾各官賊私數多着巡按官卽提問追  
贓充餉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

陞下之匡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

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  
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  
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爲稱職否則卽以不稱  
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

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  
社稷不安今天下禍深于東夷兵連于黔蜀而內  
地之赤子化爲妖賊俘虜亦可謂不安之甚  
矣

陛下卽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  
爲臣子者乃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  
不忍爲也臣望

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爲  
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揭薦必

起鳳齋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爲溢美之言所劾貪  
酷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忍  
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  
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  
名實甚粹美光慶及子孫豈非仕人之上願  
哉如以臣言爲迂闊不可行而寘之于耳臣  
必不敢愛一官以負

陛下高厚之恩也臣平生不敢多言日夜籌度者  
三月以爲素餐已久于職業毫髮未效必不  
可以無言然述

皇祖之明旨宜

陛下之德意非敢自爲議論也伏祈

勅下吏部協力舉行生民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  
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上十三日奉

聖旨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邇來視爲具文巡  
按所屬各官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

起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九  
命不論稱職與否槩擬回道上下徇情市恩避  
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豈細這所奏  
差滿舉劾諮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忠公舉  
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  
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仍著爲令開載憲綱永  
遠遵行該部知道欽此

感激 聖明務在必舉疏

奏爲感激

聖明之知思職務在必舉事職伏處閭閻三十年

習見有司貪酷者甚多按臣往往明知之而  
徇情濫舉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  
情蒙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  
爲盜持文墨論議者見標志本悉取無身家  
有膂力之人藉以爲兵處處屯守不論要害  
日以禦盜也此輩乍得飽食驕淫奢侈羣飲  
縱博而無所得錢勢必至於爲盜不知又使  
何人禦之也故今日之憂不在建夷不在安  
奢而在郡縣之內職每中夜愁思目張耳鳴



不能成寐計無所出惟任怨可以盡此心耳  
乃上申明憲職疏

請於按臣事竣即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  
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職等堂  
上官必其舉劾允當乃為稱職否則以不稱

職論伏蒙

陛下嘉納至以職為忠公勉以有何嫌怨仍著為  
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職負薪之議恤緯之  
私不意偶當

聖心如此職感極而喜喜極而悲塗炭之民從此  
得有子遺矣一二有識者謂世道人心之壞  
已極在位者顧面情而不顧小民畏權要而  
不畏法度誠恐此疏難行職絕不以為然忽  
見浙江巡撫蘇茂相丁憂回籍揭薦多官曰  
例不復

命惟應揭薦職不勝駭歎今人之好薦人一至此  
哉以此信世道人心之極壞而自疑其說之  
難行也夫人子之遭親喪擗踊哀號枕塊寢

苦杖而後起聖人慮其滅性也而著之爲戒  
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世有斯人而聖人  
爲過慮矣近年有司謝薦之金日多或百或  
半意在斯乎正如祝大舟之丁憂而括取罰  
贖送之於家者也似聞此事沿襲至今率以  
爲應得之物審如是則薦舉之濫更不足言  
矣職願諸臣之痛戒之也職前疏再三刪削  
惟恐冗長以煩

聖覽其所未備者輒復列爲三款其一曰職院中  
之事無大無小皆令河南道查議其任甚重  
今按臣舉劾令其發單咨訪則又不啻重矣  
向來職等自行劄委一爲外差所奪便如無  
輪之車職

請以後改爲

題差專心憲務不與他差干涉一年而代容職  
等選其巡方有聲公誠明練力能任怨者推  
舉二員請

旨點用其二曰職前疏言人心未正必先以

陛下之德意教誨之而後可繩以法職自今三月  
十三日奉

旨之後通承各處按臣未及一月其竣事在先者  
卽未聞教誨者也容有爲人所誤濫舉貪酷  
之吏昔不知而今知之者似宜許其自行簡  
舉以爲夕改之勸如快不爲意咨訪詳實則  
職無所辭怨矣其三曰往時御史三差考察  
無過者方咨吏部推陞京堂此定例也至萬  
曆末年考選候

命者久而不下臺員日少按臣有三五年不得代  
者於是咨陞不必三差自

聖明蒞祚未下者盡下望代者卽代矣而人心忤  
激不可復振往來過家皆求寬限畫繡逍遙  
流光迅疾有一差而遽議陞者曰俸已深矣  
使畏此

簡書者瞠乎其後是寬限爲養俸之術而急公乃  
拙宦之道也今三差之例縱難猝復亦必兩  
差已滿咨訪稱職而後計俸議陞至于六科

之與各道事體迥異而陞遷必欲同時不無  
掣肘以後惟科一道二如數移咨可耳前後  
似不必拘也職迂拙蒙鈍齒髮已衰忝爲大  
臣惟宜和平靜默保全晚節而乃鑄譙時流  
矯揉當世類少年輕銳者職亦自知其非正  
以年老如此不爲何待時危如此不救何忍  
故欲破累年之積習解萬姓之倒懸區區狗  
馬之愚心恨不能一日而日月淑清宇宙太  
和

陛下中興之業軼成康而追堯舜職之願也伏祈  
陛下採擇施行

天啓三年四月初七日具奏初九日奉

聖旨河南道臺班領袖准改題差選用併簡舉咨  
陞等事俱依議卿前後條奏係關吏治民生總  
是修明職掌原非苛求旣議擬畫一仍不時申  
飭務在必行該部知道

覆劉侍御推明憲臣疏

題爲推明憲臣飭法之議敬請

明旨決大蒙蔽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該本院覆  
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廷宣

題今天下民生不安大抵然矣關中尤甚近韓  
城盤屋已獲奸民劉買得李加茂等幾釀大  
難邀天之幸我

皇上之

威靈先事撲滅不卽鄒滕之烈焰也夫民至鼎鑊  
在前而不知避非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何以  
乃爾安民之道莫如察吏察吏之道莫如責  
成撫接近接邸報見憲臣趙南星申明憲職  
一疏所以責成巡方之使亦旣嚴且備臣猶  
請推明之者何哉舉劾不當責按臣是矣顧按臣  
所憑者何人之開報乎司道也司道之開報  
何憑乎二千石與司理也激揚雖轉操于上  
耳目實遞寄于下使人盡肯任怨而不市恩  
便可結繩而治無奈其不爾也臣嘗謂吏治  
所以日壞者總繇情面太重錢神太靈而憲  
臣疏已一一道破臣復何言惟覓一方焉可

翻箇中局套者意惟保任法其可臣業于入  
關時與司道各官訂約一切臧否俱以穩合  
民情爲主倘民間噴有煩言而道府却註上  
考劣狀已經彈射而道路賸有口碑臣何敢  
獨任徑以所得輿誦并開報所從來據實叅  
奏其不肖有司鑽營薦調不拘何權要書牘一  
槩呈報部院此法果行層層轉問而下自能  
使是非公道節節轉達而上獨局套相沿牢  
不可破聞道府開送官評撫按間有相左者  
往往別操線索以致薦墨未乾彈文已挂于  
是撫按廣寄之耳目恒窮于無所施然亦賴  
是益信舉劾之不越道府而以道府保任舉  
劾不爲苛也必如是而後人各愛吾鼎各耘  
已田非吹噓可送上天雖強項無容下石士  
之廉隅始可厲而民生疾苦其有瘳乎大要  
天下事不滿盤打算不得受病源頭不兜底  
倒翻別無振刷本領不獨此一事爲爾也憲  
臣之言曰任怨之于以保祿位甚爲不便臣

獨不然臣固不愛功名當其名挂謫籍已自  
分長卧林臯詎意復有今日哉臣又不愛富  
貴臣有先臣之田廬且推予諸昆季况復垂  
涎心戰若不相容不難一去謝之臣之任怨  
臣萬萬不敢辭第以憲臣名德峻絕猶曰仰  
藉

陛下之

威命以行之而後可臣小臣也若不邀有

明旨臣且見臣之適足結怨而毫無益于殿最也

臣猶有說焉資格豈能限人人自爲資格所  
限三秦亦仕國也而甲科纔三四人卽乙榜  
亦寥寥無幾彼老明經日暮塗窮何暇顧惜  
加以極塞荒涼原不足養官之廉而又以不  
廉之心居之民胡以得安臣願

皇上勅下吏部以後附郭劇地俱選甲科其舉貢  
亦擇年力富強者徑註秦缺勿復任人擇地  
臣又見撫按舉劾俱有額數切以爲舉限以  
額可也劾亦有額何哉臣請

皇上併下

明旨俾如保定撫臣張鳳翔叅青縣知縣疏內所  
云隨訪隨叅不輕放過庶可以奪其所甚戀  
而動其所必不忍舍臣一日執

皇上之法任一日之怨若敢市恩是負

皇上倘司道各官專市恩而不肯任怨不知是何  
所負諸臣清夜自思之等因題奉

聖旨撫按舉劾各官依擬著道府保任緊要地方  
著多選甲科該部院知道欽此除緊要地方多

選甲科移咨吏部舉行外臣等看得御史劉  
廷宣之疏見臣南星申明憲職之疏以舉劾  
責成按臣而推明之謂按臣舉劾憑道府之  
開報欲併責成道府臣南星之第二疏固已  
言有司貪酷者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濫  
舉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蒙蔽  
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爲盜此  
疏按臣猶未之見也其意正與臣南星合而  
所言更爲詳盡巡方者皆若廷宣吏治自清



民生自安臣等何樂乎費詞哉大抵天下承平久則居官者習于逸樂逸樂久則節行不立節行不立則綱紀廢弛而名分陵夷兼之重內輕外勢不可返藩臬太守非真豪傑未免有自輕之意畏後進之爲臺省也爲司理者又與縣令比而欲共入臺省也于是上官以卑訕結綢繆下僚以賄賂酬知遇公儀盡去形迹都捐其所註考惟恐讚揚之未至摹寫之不工也誰爲貪酷者哉且撫按之所舉劾必憑道府乃咨訪則雷同以壅之駁還則堅執以拄之若別有所聞則又以爲非體或多方以誤之使其耳目窮于無所施如按臣之所云者則是按臣雖無私而必欲其代之行私脫以舉劾不當受罰是代之受罰也此亦可恨之甚矣自非至愚孰能甘受之哉廉得其實特本叅

奏情法不得不然豈苛也哉今屢奉

嚴旨諒道府各官必不敢如昔之欺蔽矣但俗尚

已成粹難變化其要在於禁餽遺歲時生辰  
金玉錦綺爛然奪日或雜以珠翠步搖閨閣  
之飾有若此者必彈劾之庶名分可正而涇  
渭不爽矣按臣謂老明經日暮塗窮無所顧  
惜夫老明經之得爲有司繇於薦舉之濫也  
教職之薦從此宜加慎重可矣其爲權要書  
牘一槩呈報部院尤見按臣之風力皆臣南  
星前疏之所未及者也相應通行申飭以仰  
副

陛下勵精圖治之意臣等敢不盡力緣係推明憲  
臣飭法之議敬請

明旨決大蒙蔽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

請旨

天啓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這舉劾事宜依擬嚴行申飭撫按官務要着  
實遵行違玩的併行叅處該部知道

救徐驗封疏

奏爲懇祈

聖明表幽忠以勵臣節事臣南星不肖乃

陛下之老臣也古云爲臣不易爲老臣尤不易一

言輕出則舉國譏笑之曰此不類老成人語

况敢輕言于

陛下之前乎自非萬萬不得已必不敢以形之章

疏伏惟

陛下察臣不得已之心

垂神省納焉夫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有臣則莫不

欲其爲忠臣也有臣而不忠則居官食祿者

皆無用有害之人不如無有故得一忠臣必

用其言而顯其人卽異代之忠臣亦必追崇

而褒揚之是以爲臣者競勸于忠奉公則忘

其家直諫則忘其身天下所以乂安國脉所

以悠久舍此更無他術矣比者都察院辦事

進士薛邦瑞上疏爲其祖原任吏部考功司

郎中薛蕙求

賜卹錄奉

聖旨該部知道先是吏部尚書張問達等爲遵  
詔續議闡幽以完

恩卹大典事據省直續報叅以臣等所揭送爲

國本建言及因礦稅註誤諸臣在天啓二年六

月內題准

卹錄之外者薛蕙姜士昌等一百十有餘人該驗

封司員外郎徐大相傳堂官之意到臣私寓

出所咨訪各單問之于臣無何而僉都御史

鄭三俊至無何而吏科都給事中程註至遂

相與商確以薛蕙爲第一大相以薛蕙與姜

士昌等本末有異乃抽出另疏題覆奉

聖旨屢有旨年遠乞恩的不許濫覆該司官如何

故違爲首的降三級調外任用其餘姑不究這

所奏不准欽此夫年來陳乞之濫極矣豈惟

陛下厭之卽吏部職在用人最爲繁劇而日日覆

陳乞之疏亦不勝其苦矣是以該部窮搜精

擇續

題者乃倍于原

題之數得

俞旨自此四海之內無一夫之咨嗟九幽之中無一鬼之煩寃

覃恩之典大備陳乞之端永絕矣而不意徐大相以薛蕙之事得罪也夫薛蕙正德間進士也任刑部主事與兵部郎中黃鞏等諫止

武廟南巡罰跪

午門外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出皆已狼狽又廷杖三十死者兵部員外陸震行人司副余廷瓚

等十有一人蕙幸不死遂告病歸起爲吏部主事歷陞考功司郎中嘉靖初又以議

大禮逮繫鎮撫司獄幸而釋之竟老于林下繇此以談爲臣如薛蕙者豈可不謂之忠臣耶

世祖享國四十餘年議

大禮者率未得起或終于戍所其子孫并爲士人卽爲士人非家溫而身強者則不能裹糧走千萬里來叩

闡陳乞薛蕙之孫邦瑞幸成進士乃能上疏明蕙

之忠奉

旨下部蕙之忠世所共聞也若大相寢而不行何以見人大相謬以臣爲曉事闡幽之舉謀定于臣而旋得罪臣何以見大相且從此無復敢與臣言者矣曩者臣叨侍

經筵聽中允姜逢元之講尚書有味乎其言也舜之戒羣臣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舜慮其行之偶有未當羣臣或不敢面諍而有後言後言者非敢于私議也惟相與歎息聖人不宜有此今大相之降官羣臣多向臣歎息者臣以年老大臣若隨人歎息而不以告

陛下是不忠之臣也安所用之薛邦瑞以新進士除授邑令方望其盡忠而以其祖之忠節求賜卹錄乃爲銓臣之累似非所以勸忠之道也

陛下仁孝明哲與舜無異一事偶失卽舜亦有之偶失之而旋改之益見其爲聖人伏願

陛下虛懷聽諫使人無有後言沛然下明詔予薛蕙以

卹典免徐大相之降調是卽舜之舍已從人也臣  
謹稽首頓首以

請

天啓三年六月初五日奏初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題南京御史張繼孟久擊時事疏

題爲感慨抒忠以贊

聖代平明之治事項見新選南京湖廣道試監察  
御史張繼孟久擊時事一疏末款自敘其作

令有功至于民無邪道蝗不入境而以不行  
賄賂擲之南道及奉

聖旨令其指名具奏乃爲耳聞有感不平故鳴一  
疏奉

聖旨旣無指實如何逞忿瀆奏姑不深究著前去  
到任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與聞考選之事不能  
使繼孟心服而溷瀆

天聽臣等不能無罪何得無言夫治天下者宜調  
劑人情不宜使之有所偏重有所偏重則人

懷覬心覬而不得則生缺望缺望則生異議  
誠繇人情之澆漓亦當軸握樞者之咎也今  
天下亦大有所偏重矣進士之官重而鄉貢  
輕

京朝之官重而外官輕北科道重而南科道輕甚  
則科重而道輕是以有御史蔣允儀之疏勢  
極重則不可返長奔競之風銷正直之氣此  
有識者所共歎也但繼孟以不得北道而遂  
謂孔方有神公道無權審如是則南道者乃  
其姦修恬淡之徵何必明人之汚且士大夫  
之甘清苦猶人之不爲盜賊耳服官而舉其  
職猶賃舂者之中程也豈可稱盛德誇殊尤  
哉夫顏淵所在而陋巷爲之生色杜甫所遊  
而山谷可以浩歌乃以

祖宗豐鎬之重豸冠驄馬之榮而厭薄若此則部  
屬等官宜何如哉此人情偏重之所致習俗  
移人賢者不免亦無怪其然也

陛下責繼孟之逞忿瀆奏而不加之罪深得情法



之中矣臣等尤望

陛下因繼孟之言思偏之弊

勅下吏部極力挽回以平人情則繼孟之言于已

則不智于用人之道未爲無益也伏祈

聖明採擇之

天啓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得過分輕重覽奏具

見感時啓弊之意知道了該部知道

按臣舉劾有異疏

題爲按百舉劾有異藩臣抗辯非體虛心參駁

以重憲綱事頃者陝西按臣高弘圖甘肅按

臣高推相次復

命左布政使今陞順天府尹沈演在高弘圖則舉

之而高推劾之臣等發單咨訪有謂其狐裘

羔袖者有謂其瑕瑜相半者有謂其寬疎而

不簡者一一皆有指據臣等以爲兩按臣見

聞不同是以舉劾互異固不害其爲同也無

何而演之辯疏至矣若謂按臣之彈章皆繫

風捕影之語毫不相涉而以陞後投稟之遲  
爲得罪之繇臣等不自揆量屢疏申明憲職  
以舉劾當否爲按臣之殿最當紀綱久廢之  
後見謂繩束太嚴短臺臣之氣不知乃欲藩  
臬不敢朋比而相謾權貴不得干請以行私  
使人人皆爲張綱桓典正所以壯臺臣之氣  
也演以方伯入爲京兆居大臣之位而舉動  
如此卽有可劾之道而日以觸怒按臣致之  
然則其舉之者豈以迎合得之耶近日曰四川  
按臣張論劾叅政戴君恩亦抗疏自叙其功  
見被叅處御史代

天子巡狩所至山嶽動搖一有所劾何得哢哢抗  
辯臣等方欲按臣之執法屢藉

陛下之

嚴旨以責成之方自厭其議論之多而猶有不服  
叅劾力爭求勝者其輕蔑憲紀一至于此御  
史之糾彈不能行之于大吏則臣等之考覈  
亦不能行之于御史何以肅百吏而康兆民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五十一  
豈不負

陛下之任使哉今沈演已蒙

勅下吏部議覆降一級用矣再有犯者容臣等糾  
叅重處至于關中兩按臣素有風節舉劾互  
異不爲雷同似應俱考稱職令其回道管事  
天啓三年九月初一日上初四日奉

聖旨是

叅浙江等處巡按張素養等蔑 旨提薦疏  
題爲議巡方濫舉之罰以信

嚴旨事臣于今七月初六日見邸報該廣東道御  
史李玄疏爲直發古今第一窮兇以杜禍源  
以保治安事內叅原任太常寺少卿姚宗文  
原任順天府丞邵輔忠原任陝西道御史劉  
廷元皆邪惡朋姦得罪

先帝其姚宗文尤爲魁宿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隨于次日又見南京江西道御  
史李希孔疏爲

國史非一家之書纂修非庇姦之具謹直折邪

議以定

兩朝實錄以存萬世公論事亦叅姚宗文等欲  
發史館直書奉

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着付史館  
叅酌務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欽此臣等

蒙

陛下不以爲孱昧擢之風紀之地俾爲臺臣之長  
臺臣之識見風力于其所舉刺見之臣等宜  
直據憲綱考覈其當否而上下之乃三疏申

明求

嚴旨于按臣又責司道諸臣無使蒙蔽按臣也亦  
足以明臣等之孱昧矣而猶有浙江按臣張  
素養者其所舉姚宗文等三臣皆欺

君父市

社稷得罪于天下萬世以致南北臺臣交章論劾  
先是臣等之疏未及于地方人才誠念林下  
之人不宜苛求非欲其濫舉也卽濫舉亦不  
意其及三臣卽三臣亦不意其得舉彼皆智

人亦知薦舉之招彈射以遺之爲便而素養  
必欲頌其功德此真一大怪事當繇司道諸  
臣之最昏邪者誤之耳素養之疏至通國驚  
訝遂有言其所舉之有司者如紹興府知府  
齊琦名萬事不理入對羣妾出尋酒人奕棋  
豪飲狎昵姦吏馮時來通同進賄出諸袖中  
故居鄉有齊風子之號典郡有馮太守之稱  
前按臣欲劾之而偶宣洩輜重已發矣乞哀  
有力者居間以免不至素養則都無欲劾之意  
其他所舉者可知臣特言此一人使司道諸  
臣知按臣孤特可以羣聒亂之而長安之師  
師濟濟者清議自明知府等官知藉力于疆  
禦不若加恩于鰥寡也夫素養其甚者耳其  
他按臣尚多不畏

嚴旨者如提薦揭薦皆近年之陋習業已有禁矣  
而陝西之高弘圖山西之徐揚先河東之劉  
大受宣大之李思啓猶有提薦如魚如熊掌  
不能俱舍也論劾多賊而僅擬降調者有禁

矣而賢者亦爲之按臣如此乃欲司道諸臣  
畏之而不敢蒙蔽豈可得哉大抵此時之人  
如宿醒稍解尚在夢覺之間未可深責張素  
養之舉三臣乍聞之則可恨徐思之則其愚  
可矜未足稱小人也然殊不稱其繡衣誰當  
避其驄馬至于高弘圖等姑未論其舉刺之  
當否而蔑

旨市恩固已不能無罪矣伏祈

勅下吏部分別罰治以警方來臣等所言皆欲以  
存臺規之舊恐新進者以爲改作至如年例  
外轉之定于二八月原非

祖制而行之已久未可遽變惟是每次當陞四人  
萬曆末年以臺員太少止用二人今臺員多  
矣似宜仍復四人之數使司道諸臣知官無  
內外通融遷轉庶不猥自菲薄而可以挽回  
偏重之弊矣併祈

採擇施行

天啓三年七月初十日上十三日奉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九  
聖旨舉劾自當從公且已奉明旨如何不遵姑著  
分別罰治餘依議行吏部知道

酌議臺臣陞轉疏

題爲酌議臺臣陞轉之宜以迨茂

旨之罪事舊例臺臣三差稱職者咨部內轉蓋三  
差三年乃虞廷考績之期孔門比及之指非  
漫然而已今人多而無三差者臣等議於兩  
差已滿之中計俸咨陞已爲權宜不得已之  
計蒙

陛下委曲

允從通行內外各差欽遵在卷今年八月又當陞  
轉之期若有年例而無內轉則太拂人情若  
一差而卽內轉是臣等先不遵

旨爲罪大矣臣等不敢也且揆之事理亦所不可  
夫御史之官所係于吏治民生甚重故與巡  
撫並稱今天下多事所賴於按臣尤急得一  
能觸邪而衛正者臯陶之所敬也而乃使之  
傳舍其官乎此則不可也近議以雲南貴州

用兵之地按臣一差卽容內轉若槩而行之  
卽處處皆爲雲貴此則不可也建言

賜環者謂宜一差而內轉以爲忠讜之勸若槩而  
行之卽人人皆若

賜環此則不可也臺員數多有歷俸三年者矣三  
年而完兩差亦自有餘乃皆一差是資俸之  
深強半皆家園息偃之所積也若今次得陞  
則將來無復兩差者矣此則尤不可也必不  
得已于兩差未完者咨部內轉劄令事完候

代而後離任外轉四人臣等前疏已言之矣  
內轉之數尚未有定議也萬曆十五年正月  
該左僉都御史魏時亮題部院會覆奉

聖旨本內說御史年例陞轉是何年事例着查明  
來說欽此本部查得御史遷轉有內有外在內  
者歲以二員或三四員在外七八員或十數  
員本無定數亦無定期人見每年遷轉若定  
例焉於是有年例之名本部未嘗有此例亦  
未嘗創此名也今後仍容酌量人缺隨時陞



起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轉不得拘泥舊套仍稱年例奉

聖旨這陞轉既查無事例今後科道官或外或內  
只量才陞用不必拘定次數及人數多寡欽此  
曾幾何時而年例之稱自若也又有正陞閏  
陞之例不知誰爲此例者詩曰天之方難無  
然憲憲言人各以其意制法度也今日之謂  
矣臣等叨居憲府不能力復

祖制而骯髒從俗有愧前良多矣然亦欲稍自奮  
厲以存面目今議內轉者曰閏陞二人正陞  
四人正者論俸閏者論資論勞內轉比之于  
外爲多已與舊例相遠矣有資俸而無勞則  
不宜內轉不宜內轉則何必別爲閏陞之目  
且此時兩差者皆未滿若內轉太多則年年  
皆有未滿者成何政體今議惟以四人提學  
非一年之差如受事未久而資俸已及必俟  
其歲考鄉試事竣而後咨陞不在四人之數  
總之必待臣等咨訪稱職而後劄令到任誠  
恐按臣一轉京堂外而道府內而權要便謂

可作人情蒙蔽請託徇私滅公以致聲名虧損愛人以德者不能無慮也其在內一年之差已屬安逸不得更求速轉臣等竊見人情之情慢極矣今年二月初十日該四川巡按御史溫臯謨疏請寬限奉

聖旨地方緊急各巡按官俱不准寬限以後復命赴任的都着依限不得請寬欽此臣等謂按臣之家居者見之宜卽日就道矣乃皆恬不爲意有代者已滿而猶未至者不知其心何以能安萬曆二年令御史交代不得枉道回家往回一體遵守違限兩月以上參調別用載在

會典率皆掛壁不理如此則無論三差卽兩差者終少將使臣等之言必不能行往時按臣差滿皆徑自赴京以聽考覈自是敬謹之意後遂恣情稽緩

請自今以後舉劾一到臣等卽行咨訪其稱職者具題回道

趙心齋公文集 卷之十一 六十五  
旨下卽行劄催到任如復趑趄者是謂無禮臣等  
卽當爲鷹鷂之擊矣伏乞

勅下吏部議

覆舉行臣等不勝惶恐慄息之至

天啓三年八月初十日十三日奉

聖旨陞轉還查舊例餘依議行該部知道

參劾無知按臣疏

題爲參劾無知按臣使人知有

朝廷法紀事該浙江巡按御史張素養一本爲差

滿兼程復

命中塗劇病難前懇乞

天恩俯賜休致以延餘生以安愚分事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素養之巡方地方人才則

薦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有司則薦齊琦名

被臣參罰無顏再入班行以親老身病乞休

誠可謂安分矣及讀其疏乃辯其所薦姚宗

文等皆憑道府開報爲循舊規及齊琦名前

按臣未嘗欲劾臣不覺三歎素養之不靈如

此姚宗文等屢經白簡之抨彈久犯青編之  
斧鉞名滿天下而素養不知惟憑道府所報  
以堂堂豸史爲人之牛引其捲而東西之納  
諸污淖之中而謂之舊規齊琦名之應薦何  
不稱其賢能而第曰前按臣未嘗欲劾頃接  
巡鹽御史傅宗龍稟帖謂琦名爲猾吏馮時  
來所陰陽職行部卽已究革而左右如馮時  
來者未免復竊其權夫馮時來之究革素養  
亦未之聞耶凡素養所爲若自無耳目而視  
天下人皆無耳目者甚不可曉臣憐其無知  
借以茲今懲後但

請罰治輒蒙

陛下寬仁止于罰俸五月臣意其羞愧之極有穴  
卽入感激之深無地可容而復敢于妄辯此  
又甚不可曉也至于

奏疏稱臣卽書堂官之名素養以揭投臣自稱  
爲職而乃直書臣南星之名此等舊規亦不  
難知以

陛下之所不名而素養名之似有意辱臣以洩其忿恚不平之氣者然臣終以爲無知也今天下風俗敗壞法紀陵夷久矣不知有

朝廷安知有大臣無幾時而高推之叅沈演則辯張論之叅戴君恩則辯爲按臣者已難矣臣皆爲之駁正素養舉人之所必不舉與其所謂舊規則欲劾南北臺臣交章糾之而不容臣之一言爲總憲者不亦難乎如素養之所謂舊規則亦國有道府足耳御史何必巡行臺中有御史足耳總憲徑可裁革矣臣誠憐其無知以爲不足深治但恐桀黠之徒皆佯爲無知以冒文網則立成大亂不可收拾伏祈

聖明裁察如臣言非謬

勅下吏部重加議處仍查道府之開薦宗文等者的爲何人併行議處以撤壅蔽庶憲臣得舉其職世道有轉移之機兆民有更生之望矣天啓三年九月十五日上十八日奉

聖旨張素養舉薦不當已經堂上官叅罰輒又瀆

辯風紀官何得自干法紀卿前後糾參關係寔體豈爲一人張素養還着從重議處該部知

自陳不職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重

計典事天啓三年復當內察之期部堂官例應自

陳臣年七十四歲中萬曆二年進士自推官

而陞至吏部考功司郎中十載銓曹告歸者

再前後立

朝者僅三年而遂違署其無善狀可知矣林居三

十年蒙

陛下起之田間念其前薪不使居下爲時無幾遽

轉今官起廢諸人受

恩之厚未有過于臣者也衰頹昏憇後效難圖

陛下龍飛以來內察茲始正陰陽消長之會臣得

與聞其事卽無敢不公而或以不明傷及善

類則其罪有不止于曠官者矣臣是以披陳

丹悃求

賜罷斥乃求以免罪也伏祈

陛下慈允臣不勝悚息俟

命之至

天啓三年正月初八日上十一日奉

聖旨卿職任總憲介直清公宜用心甄別諸司以  
飭風紀不允辭吏部知道

請給 誥命以榮所生疏

奏爲愚臣濫被

殊恩比例請給

誥命以榮所生事臣以天啓元年三月蒙

陛下起之田間爲太常寺少卿歷陞至工部右侍

郎正值

覃恩之期臣方抱病不能就道及調理稍痊勉強  
就列毫髮未能報効復轉今官位高肩鉅益  
難稱塞方感激恐懼之不暇何暇言私今到  
任四閱月矣回環自念終不能已臣幸生

聖世仁壽之域累代業儒以仕易農臣祖澤民爲  
武功知縣猶見臣之成進士臣父汝弼爲館

陶知縣見臣爲吏部郎中臣萬曆七年以推官考滿十年爲戶部主事遇

覃恩臣父未得受

封惟臣母受之臣林居三十年自謂已矣詎意

陛下擢在此位又遇

覃恩之期

皇明燭于九幽歡心溢于四海臣祖父不能無所

希望臣往者以早歲隳官致先臣竟未得沾

恩數慮母心之靡寧不勝其恨今乃以例得及于

祖臣父若有所待者則又不勝其喜臣輒淳

濯敷衽以烏烏情事仰干

天慈伏祈

勅下吏部准臣照例以左都御史頒給

誥命臣當罄竭狗馬之力以報

聖恩之萬一不敢視忠孝爲兩事也臣下情曷勝

惶悚懇切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初七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卿總憲大臣簡用方新以前未得封典今准



照新街給與吏部知



